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庶徵典

(一)



庶徵典上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
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一 庶徵總部一

二 天變部一七〇

三 日異部一七八

六 風異部六三一

八 霾霧異部七五一

一一 雨災部七九四

四 月異部二五六

七 雲氣異部六八五

九 虹霓異部七六三

一二 雨異部八三六

五 星變部二七七

一〇 雷電異部七七三

一三 露異部八五〇

一四 雹災部八七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一卷目錄

庶徵總部考一

周禮一

漢五帝一
漢五帝二
漢五帝三
漢五帝四
漢五帝五
漢五帝六
漢五帝七
漢五帝八
漢五帝九
漢五帝十
漢五帝十一
漢五帝十二
漢五帝十三
漢五帝十四
漢五帝十五
漢五帝十六
漢五帝十七
漢五帝十八
漢五帝十九
漢五帝二十
漢五帝二十一
漢五帝二十二
漢五帝二十三
漢五帝二十四
漢五帝二十五
漢五帝二十六
漢五帝二十七
漢五帝二十八
漢五帝二十九
漢五帝三十
漢五帝三十一
漢五帝三十二
漢五帝三十三
漢五帝三十四
漢五帝三十五
漢五帝三十六
漢五帝三十七
漢五帝三十八
漢五帝三十九
漢五帝四十
漢五帝四十一
漢五帝四十二
漢五帝四十三
漢五帝四十四
漢五帝四十五
漢五帝四十六
漢五帝四十七
漢五帝四十八
漢五帝四十九
漢五帝五十
漢五帝五十一
漢五帝五十二
漢五帝五十三
漢五帝五十四
漢五帝五十五
漢五帝五十六
漢五帝五十七
漢五帝五十八
漢五帝五十九
漢五帝六十
漢五帝六十一
漢五帝六十二
漢五帝六十三
漢五帝六十四
漢五帝六十五
漢五帝六十六
漢五帝六十七
漢五帝六十八
漢五帝六十九
漢五帝七十
漢五帝七十一
漢五帝七十二
漢五帝七十三
漢五帝七十四
漢五帝七十五
漢五帝七十六
漢五帝七十七
漢五帝七十八
漢五帝七十九
漢五帝八十
漢五帝八十一
漢五帝八十二
漢五帝八十三
漢五帝八十四
漢五帝八十五
漢五帝八十六
漢五帝八十七
漢五帝八十八
漢五帝八十九
漢五帝九十
漢五帝九十一
漢五帝九十二
漢五帝九十三
漢五帝九十四
漢五帝九十五
漢五帝九十六
漢五帝九十七
漢五帝九十八
漢五帝九十九
漢五帝一百

庶徵典第一卷



周

周制凡有災變則君臣交儆膳夫減膳大司樂弛縣
大宗伯旅望於上帝岳瀆小宗伯禱祠於社稷宗廟
卿人禁門巫祝之官以辭令歌哭祈禱於神而占
視妖祥吉凶則祇祝與保章司之

按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舉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止皆自為貶損養民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
登成也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言不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
人君馳驅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響今不響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樂為加
公食大夫饗設止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

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互互相通耳

按周禮大司膳夫王齊日三舉大賓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注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數日月晦蝕地崩
動也大放寇戎之事卿司農云大放刑殺也春秋

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即李氏曰荒札皆
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

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養民之道也

如此天不為之順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
寧未之聞也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荒禮哀凶札

注荒人物有害也札禮為裁而疫癘
以弔禮哀禍故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注故凶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祝之
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

四星五嶽四鎮四瀆也凶謂年穀不熟故謂水大
也鄭鄭曰旅非常祭也如國有言刑岐既旅泰

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
五帝因變故而有所為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

旅而祭之不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
不能如禮也

小宗伯大祝及掌三禮司於上下神所

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巫女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禱曰禱祠於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

共禱祠

凡天地之大祲祲社稷宗廟則為位

注王昭禹曰大祲若日月蝕山崩崩非常之變
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大祲鄭

傳曰天神曰祲而社稷宗廟亦曰祲者蓋當釁故之
祭依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祀人祭門用飢齋

注祭謂營都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祥於是乎祭之舊莊二十五年

秋大水故用牲於社於門王昭禹曰祭則齋正
春秋祭祭是也鄭傳曰營祭必於國門意以災

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
之所設拒也則用飢齋蓋齋者取甘飢制去其

柢以齊為尊賈略無文之暴夫室霜風雨水旱痛
疫之變良由收失於此變見於彼故其為過也大

矢君子有過則謝以資故用飢以齋以表其純質
之義祭之於門以資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宅祭

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舉皆所以養人甘
飢則有養人之義道以之為飢又中虛為善各亦

有門之變易以長為門聞八音以長為通飢之意
無乃穿鑿之甚親祭天用瓦甒又用瓦甒禮

記言器用陶瓦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
之德故黃金素而用陶甒此所謂大饗則凡饗之

類用瓦甒則饗之類皆宜而已

司服大札大荒大殺素服

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殺水火為害君臣
素服縮冠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廟大僕異故諸侯令去樂

四鎮山之嶺人名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

南州之醫闕閬州之霍山五嶽岱在齊州衡在

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恆在并州僂嶽怪也大

怪異故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參宿及雲氣為害者

去樂蔽之也春秋傳曰王午猶詳凡入去舊言

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大札大因大故大官死凡國之大變令龜

休兵鼓之為

厭穀享一傳之滿以觀妖祥辨吉凶

妖祥善惡之徵

一日穀二日象三日雊四日雊五日雊六日雊七日

雊八日雊九日雊十日想

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狀也陰氣日也陽

日月食也舊日行皆行無光也強者曰虹強天也

三曰吉祝

新廟祥也

五日瑞祝

國有大故天鼓雊祀社稷祠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社稷及諸所祇祠祠之以報焉

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答入矣凡巫女巫凡

以神士者皆不限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

之而後在男為巫在女為覡凡以神士者皆三辰

之法以善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象而狀其神位

者也鄭氏曰平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

人用之大聖之官府而不散於邪說亦非疾疫為

民以祈而鬼神降靈乃見先王德事之則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

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麗縮圍角日有

薄儀量日月有盈虧麗縮圍之變七者右行列舍

天下禍福禍福所在皆見焉天文志云虛星所

在其國不可以使人起舍如前出為星為客觀

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

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期月不蝕聖云開角者星備

日月薄食五星陳記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邊遠

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字曰夏數得天火

作朱衡陳鄭富之占廣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極

蛇乘龍宋鄭必機神靈曰遠矣其火而旅於明年

之次以春局都則楚彭之星字大辰而占在朱衡

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遠

也其後惟清占樊遠亦曰星亡必以庚辛泰也是

當人泰此猶得古人道法循軌為吉不循軌為凶

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陳犯不陳犯為吉聲耳

陳歷員的失色皆非時度之變為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疆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疆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

吳越也元極齊也饒管衛也降曼魯也大梁趙也

實沈者也鸛首秦也魏火則也鸛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

緯字之氣為象

以十有一歲之相戰天下之妖祥

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

萬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

而小周其秋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可

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趙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困之屬是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耗之祲象

五物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

之國都司農云以一二三分觀雲色為占曰為

喪亦為兵旋黑為水黃為旱故春秋傳曰凡分至

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昭教

政

以十有一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剌之妖祥

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曰言雖吹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者楚聲楚聲必無功是時楚師多

凍其命乖剌者也

凡此五物者以昭教政訪序事

訪某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

且歲今年天時占相所宜大序其事則鄭師曰占

辭於方朔之始諸人君以故災應變之道而已救

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復之序必詢

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問之大本諸政訪於上

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

下則人臣知微戒之意李嘉言曰執政訪序於上

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垂

臣下欲言之情復世因災異以求直百近之

漢

文帝後元年以底歉水旱疾疫詔諸關失以開

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閭者數年比

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過與乃大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也大度田非益泰而計民未加益以口蠲地

其於古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

姓之從事於末以害其業者為酒醢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衆與細人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

相制後史二千石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違思無有所惑

後六年以旱蝗詔行調賑減省諸政

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毋

入貢地山澤減諸關稅郡縣吏自發倉庾以振民

得買得

宣帝元康元年以祥賜諸關吏民有差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春二月詔曰乃者以皇

集泰山陳留甘泉降未失官朕未能章先帝休烈

寧百姓承大順地潤序四時獲嘉嘉瑞賜茲祉福

夜就說祥有野色內省匪解未惟即極善不云乎

皇宋儀禮尹允若其教天下從諸卿事史中二千石

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史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

級民一級女子千戶牛酒加賜縣丞丞獨三老孝弟

力田用八匹銀車馬各一匹

神爵元年以祥賜見改元

按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三月詔曰朕承宗廟

嚴嚴累世惟恐不備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

稔降於郡國神爵仍集至九萬產於諸侯城郭池

中九萬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此寶祲之不明

於珍物飾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
魚舞河幸萬歲宮神壽期集朕之不德體不能任其
以五年為神降元年賜天下勳事吏府二級民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銀蘇張獨高年所所振貨物勿收行
所過毋出出租

神降二年以鳳皇甘露降集教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二年春二月詔曰酒者止月乙丑
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學島從以萬教朕之不德履履
天福祿事不忘其教天下

五鳳三年以匈奴來降祥瑞並見教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五年三月詔曰往者匈奴數
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聞
權策卑于諸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有肉
大臣立盧聞權策卑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
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
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困大重
亂單于聞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
替目渠堂戶以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
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
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蠡煙
齊官十有餘刻甘降降神為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幸
宗廟三月辛丑觀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中樹上飛下
止地文章五宿十餘刻吏民驚服朕之不德體不
能在冀冀嘉瑞復茲福澤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
不忌公卿大夫共勸為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無辜孤獨
高年鼎食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元帝初元元年以大水饑饉減有差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元年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
減樂府員省苑馬屬東都國一一大水儂人相食露
足聞者陰陽不調軍民俱來無以保怡惟德薄不足以
以先人舊習之居其令諸官皆希幸者勿繕治
大饑減食馬牛街肉肉食飲

初元二年以災異教天下

按漢書元帝本紀二年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
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舉庶康寧考終厥命今
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經災
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
太上皇廟殿壞木傷城敗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木泉湧出天惟降災驚朕
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風復饑饉不通大變深惟
悼未知其序問者數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續索以
昭罰朕甚聞之節國被地動災其者無出祖祇教
天下有可謂除滅者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
親覽焉 按異事傳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
食七月己酉地震復聞教天下下阜虛其夏齊地人相
食七月己酉地震復聞教天下下阜虛其夏齊地人相
分陰陽定四時刻五行以視聖人入名之曰道聖人見
道然後知主之象故秦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
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入道之善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時有五陰春秋
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春遇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憂道備臨萬方布德流惠恩有闕道

履省不之之用振救困貧賦屬樂賜財錢恩澤其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絕備天下幸甚臣奉命奉齊
詩聞五帝之要十月之交諸知日使地處之效昭然
可明魯歷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通所習耳臣
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使地變
見於奇物盛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
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感病則氣已
發於而體病則大中動於朕今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應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
性中仁其情得公正貞虛百年之精微也正以精誠
本首主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天地大感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於不能復陰氣盛矣占者朝廷必有同姓
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主之所以大通
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難進通故同姓一異
姓五通焉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
異姓之臣又處二后之重滿朝非特虛位就尤當備
過度呂霍上首足以上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什
舉宮宇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
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
王國與共後宮宜為設員出非其類者此損陰氣
天故邪之通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
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
陛下慈察 按匡衡傳衡遷博士治事中是時行日
使地處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
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

二八 司馬集文

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閭閻吏民稱法抵禦此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改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繼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術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賄賂好奢色上侈靡靡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網紀失序疏者歸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哀降苟合微幸以少諒利不改其原罪歲數之刑有難銷而不免臣愚以為宜一斷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領袖也公卿大夫相與循循恭讓則民不爭奸仁義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相濟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廢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國之患上有自事之上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枝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時南召南政賢聖之化深故萬民於行而康於邑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負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坐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富秦太王躬仁鄠周黃姬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暴夫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外能者布服朝廷慈惠百姓咸遵道說之行由內及外近者知然後民知所法遠者見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以異貨四方之極考其所以保我後生此

成澤所以達至治保子孫化異體而懼鬼方也今是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難而致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貫者慈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陽則靜者動動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多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太多民所共苦而大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厭良天賦哀閔元元大自貶損若甘泉建章宮衛龍臺建武行宮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諸珠玉珍奇者莫不欣欣人自以清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賢才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順諫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親之化以崇至仁臣伏乞易民親令海內昭然誠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選衡為光祿大夫太少傅初元三年詔舉明除陰陽六者

自以得上意
初元五年以災異下詔脩省
按漢書元帝本紀五年夏四月詔曰朕之不遙序位不明衆僚久應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其懼之乃者關東連遭大疫疫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樂與民共無之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賜一匹至二匹三老者賜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餘孤獨一匹吏民五十戶年節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

一八四二年

咸豐元年以火災星半歲天下

按漢書咸豐本紀始於元年二月詔曰通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半於東方始正而虧勢執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章公我我師先百寮轉殿不遠萬里大長和莊凡事恕已再行苛罰其大赦天下使自新 按孝成許皇后傳上採合未刻向之說以報皇后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宮室主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星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泰當曆今正於皇極之月與唐氣於後宮皇后無能惟能保全者以者觀廟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則其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并溢南流逆理都木出流殺人民後則就官相傳驚妄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何者水陰四運之長今乃大決決源既已斯陷陰盛陽衰連經紀之應也適昔之月星果於樹野鶴變也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城易曰鳥焚其巢人先笑後號喪庚午於易凶王者處民上如鳥之巢巢不顧即百姓百姓而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畏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曰泰山王者易姓古代之虞今正於岱宗之山其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掃祖宗廟廟毀聖帷折拔樹木墮車毀毀殿屋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益且宗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陽勢在內於戊己虧片體者紀世於皇極顯顯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長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沒

重漢符徵灼灼若此豈可以愚妄書云高宗彤日拜

有雉雉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報報及城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則史大長秋矣日之史約於特牛安足過孟姬柱者直道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為華龍也皆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重食何彼後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詳書其斥微從其者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咸時變日化通事制立因時而舊制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陽子墨曰仍舊其知之何何必改作蓋聖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論乎皇后其則心榮德尊遵先后之制度力追施行稱順婦道誠尊事謙約為右其年東宮母開明聖推誠求賢何何不誠恭名顯行以息衆難垂則則若更有法於皇后後惟母每是時大將軍以用事成權尤甚其後比三年日陰言事者頗紛於顯矣

建始二年以日蝕地獄求直言

按漢書咸豐本紀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彗之夜地獄求直言宮中曰日蝕問天生彗氏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通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其言以告不治治涉道日客星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其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而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

與將軍劉係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詣公車獻賢良疏

漢書元帝以災異遣使舉賢良疏中敘守相

按漢書咸豐本紀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

德懷柔兩明有所蔽從不能終刑罰不中衆寡失職

繼圖告誦者不絕是以陰陽薄塞寒暑失序日月不

光百姓蒙辜朕甚懼焉書云予即我御事罔克者

善登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臨臨大夫理等舉三輔

三河弘農冀城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守相相朕

意焉其屬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賜家

孤獨高年用進貢未入者勿收

末始二年以龍見日蝕中敘百寮

按漢書咸豐本紀末始二年春二月詔曰通者龍見

於東萊日有彗之天著變異以顯朕躬朕其懼焉公

卿申教百寮深恩天威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

所振貸貧民勿收 按谷未傳上初即位謙恭政

元則大將軍王鳳謙恭多歸咎焉未知風方見柄用

陰欲自託適復日方今四夷貢服皆為臣妾北無

新目領之患南無寇賊臣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

華之警諸侯大者遣百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

為亡吳楚楚之徒百官盡立親戚重臣合安陽門陳

有申伯之志河陽屬小中心畏忌無重此安陽門陳

之風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卿以此欲以政事

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皆微寒大異竹節欲欺天

者也痛惡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天地之明成蟻味

味之聲說歸符無辜得與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

之人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選術未有過政元年正月

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河四套覆冒京師
申以大水著以蓋轍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盡士
無所歸降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與之
來也黃河自京師王道微絕之處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備陛下深察愚臣之言致憫天
地之災長思宗廟之訓改往反還抗聖廟之意解偏
邪之憂會乾剛之威乎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入更
進爵尚未足也德復益納宣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
書子母論年商惟後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
遇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使令
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壽皇
太后之憂恤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
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恨不
除木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
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
直陳天意斥譴權輿之私欲問離后後妻自如什
心違耳必不免漏網之誅此大保右漢家使臣敢直
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
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問天意其體語不可諱顯
具者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
以為非天意臣當伏辜言之諫即以為誠天意也奈
何忘國家大本天意而欲從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未遂為宗廟計未受所欲言未對曰臣
有黑龍見東家上使尚書問未受所欲言未對曰臣
聞士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知使危亡之言無上聞則商周不易姓
而迭興正不毀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其能危是故暴日廣
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旋踵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陛下下誠垂覽明之聽無忽諫之誅使
有見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忠直言之路開
則四方豪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盡臣之上願社稷
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止也歷歷同姓之象也
能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
朝無繼嗣之憂多危殆之險故因擾亂事兵而起者
邪將動心震為後者殘賊不仁若漢陵昌臣之類臣
愚不能慮也去年九月甲辰朕之崩日有食之今年
二月己未夜星隕西日有食之六月之間人異四
發一而回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有也臣聞二
代所以限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邪惡沈溺於
酒書曰遇川婦人之言自絕於四方之通達多邪
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瞻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衰頹威之易曰淫其首有孚失是泰所以二世
十六年而亡者姦生秦者秦終秦也二者陛下兼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原久收遂召婦人
不得與中時曰驚厥哲婦為亂成敗隨降曰天生
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都之貴項動而朝燕灼四
方實賜無以空虛內誠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援
起天所不贊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濫用其言官狹
不當擅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利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附傍等特於炮
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怨復怨反除口界遂治正
吏多繁無辜掠立追惡至為人起貴分利受謝生人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罪王者必

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聽黃臺之至貴樂求人之
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僥倖無幾
小人以為私客欺誑深宮之固挺身最便與羣小相
隨為無難會飲醉吏民之妻亂服共生流涕縹緲頭
般無別閑免通樂書夜在路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
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取窮極使民知承大祭今
陛下輕舉改作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而積
捐十年功起邑道治宮館大興餘役重增賦徵徵
如山發徒起邑道治宮館大興餘役重增賦徵徵
如兩役百乾斂費疑壘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又廣府營表營人家斷斷截骸骨暴揚尸魁百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薄流散元
食歸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
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照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
有不合者臣當伏辜言之諫漢興九世百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絕義欲躬身行當盛壯之
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極矣君趙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
稷宗廟禍去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明聖
之德昭然遠道長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
為邪邪辟之惡惡厲精政政事反道絕嗣之具私
客見不正之詔除惡罷北宮私車馬賜出之具已
復賜百貳萬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

執子尼足顧陛下勿計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
衙門均官掌省履用度止尚方鑄室京師鄴園工
關宮什續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惠施廣振困乏爾
廉臣曰漁民志所欲之以救其急立遣使各循行
風俗立布聖德存孤寡貧民所苦勞二千石牧養
耕桑母者費時以愆緩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請
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
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降下天然之性雖
通職敬上主之妾也少省愚臣之言感竊難深莫
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無貳動應厲精致至誠
應天則積災基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安舉小不自爲耳對奏
下其成臧旨上書言劉傳得輔河間宗室也舉孝
廉爲襄陽令上書言劉氏名兒上美其材擢爲郎大
夫會成帝詔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討健符父臨
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人之所興必先賜以待遇天
之所選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應隨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壽億萬之靈然猶君臣
區輒慍也相戒況於季世不蒙懲罰之福屢受威忌
之異者肆暴風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
遇有德之世考上訪賢之女以承宗廟繼祚傾心寒
天下望子孫之祥辭恐辱身今適情懷願於卑卑
戰之女欲以母下人不畏於上不媿於人感莫大焉
按案高得爲爲丞相封安昌侯以老病乞骸骨爲
驛家居以特選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未始元延之間日使地壹尤數更氏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諫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覺異意愈顯然之

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郭降左右觀閭禹以天降
因用聖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了孫孫又
與商陽侯不孚恐禹所惡禹則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閏日然三之餘地歲五六爲帝倍相四
成夷狄伐中國災變之意遠邇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盡怪神祇與天道自了結之屬不得問何況淺以
鄙儒之所言降下宣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能
齊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習
術數之卜雅俗愛尚由此不廷王氏後幽閭侯根及
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報號焉
統和二年四月庚帝卽位秋以災異遣使巡行郡國
按漢書哀帝本紀統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
位秋詔曰朕承天祐而重戰兢茲鈞鑒失天心問者
日月亡光五示失而郡國比災動過者河南趙川
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康家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
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諸死者棺殮人三
千其令水所停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實
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按李璣傳哀帝初卽
位名等符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等曰問者水
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
諱等對曰陛下聖德益天敬地愛重民慎懼變異
不惑流離之臣幸使容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
竊見陛下新卽位而大明恩澤博延名士廉而不並
進臣等付奉新遇通問來賀待詔舍大官未御府而
升玉堂之喜比得召見亡以自敘復特見延閣至誠
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分有一可采唯須臾之間而宿昔言考之文理情

之五種投之聖意以參人心變異之末各有所歸而不至諸條陳所聞局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矣日者衆陽之長壽光所屬萬民同歸人君之表也故日將出清風發祥吹伏若以臨朝不卒於色日初出暈以陽君登朝依日行忠而進不敵陣日中輝光若盛明大臣奉朝日將入學以登君就席有常節者曰脩道則日失其度曉曉之光各有云霧其於衆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奎於天濁有所畏懼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誑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苦問者日九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相并觀數作本起於晨和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差毫釐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降下志操衰於始初矣矣其智恐有以守正而言而得罪者得謂吾世不可不慎也唯降下繞乾綱之德強志度明而勿惑剛強大語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購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策得作問者太白正晝裡天宜降德免躬以執小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結息見伏百里為品十里為一太萬里連經紀后大臣諸侯之衆也明晦正終始步為經望成君德存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存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側星皆失色眼識如滅此乎時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而不相侵外臣不知朝事禍自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後大札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悉以崇刑禮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結五帝司令應星王者號令為之節度

歲星主歲事爲統帥發令所紀今失度而歲星君指
意欲有所爲未得其師也又與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需於本意當以義斷之愛慈往來亡諸廟歷
南宮作應低印人大門上明堂背門亂宮太白尋越
犯庫兵之應也其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愛慈
入大門左房而分欲與愛慈爲患不意黃龍明堂之精
此陛下神靈故敢亂不成也愛慈既隨巧伎挑撥
言毀辱道祖故言人自出廟門以有不位者火入室
金上堂不以時解其疑因與黃龍相守又主內亂立察
蕭牆之內母忽親疏之微誅放使人防絕萌芽以避
蕭牆流散猶恐母使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
按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
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重政緩則出輕政經
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咎焉第四孟出爲易土命四季
皆出星象所謂今幸獨出寅土之月蓋皇天所以譴
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
達請曰三被考績三考應降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
往不答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歲陰立
運惡小收事夏事兵法時寒氣惡後有霜雹之
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運災惡後有霜雹之變夫以
喜怒賞罰而不顧於時然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
和言天者必有賴於人設以農夫而欲冬出肉相深
耕汗出穡之熟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光光明
普日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
嚴日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物效之相應
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官皆令

通知月令之意故學下諸事若陛下出令有違於時
者當如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尾元
武妻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本爲準乎王道公正循
明則百川理落縣通偏黨失制則溢爲敗言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果不失其道天下有通則河出國洛
出者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下注順決滑皆用水濡
屬與水並爲民害此所謂燧煙燈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者也其弊在於皇朝士之屬陛下而
章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運主靜陰之常
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應皇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雖時變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
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
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靜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因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賢退不任職以強本朝
夫本蓋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國爲邪謀所陵
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解者獨有汲黯以爲
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汲黯之名相於今亡而尚見
輕何況亡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開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
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驚不勝於過人故世懷夷
馬不伏歷不可以爲進士士不養不可以爲國語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單于子曰士之邑必有忠信非
虛言也陛下乘四而之棄會亡杜韓之固守聞於四
境結開之不虞取之不備動之不驚得士土之美者
善養承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治書
進賢員數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知近世貴族以
言事忠切策當策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焉死

之獲日日以哀及京兆尹王尊坐事誅滅諸者結
舌邪臣並與外戚謀命君臣隔絕至絕絕嗣女官行
亂此行事之敗或可畏而悲也本在籍任母后之家
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承天統統欲正之也宜少
抑外親選錄左右舉有德行通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大平乎士郎更從官
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父孺者宜皆使
就南宮以視天下明朝廷待賢材君子於以重朝亡
之誅唯則謂神反覆恩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
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誡黃祖母傳太
后九卿悉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馬薛丹執政諫
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免丹而薛丹行諫在外傳
上雖不從諫言然其語每有非常慨開導諫對屬
中還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薛丹爲都尉
使渡河堤按師丹傳丹爲大司馬上書言古者
開不言卿於家室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大行尸怒
在堂而官卿臣等以及親屬終皆貴貴封封封封
安侯皇后曾號未定禮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上郎等諸書比上變動政事卒無漸漸臣
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干諫時位相隨空受封
侯爵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調調之屬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二卷目錄

庶徵總部考考二

後漢光武皇帝紀一則 中元一則 明帝一則

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晉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南齊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梁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魏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周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唐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南齊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梁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魏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周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唐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南齊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梁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魏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北周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唐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宋光武皇帝紀一則 元帝一則 明帝一則

中元元年華臣以諸瑞並呈請付太史觀集帝不納
 按後漢書光武皇帝本紀中元元年夏京師隕星滿出
 飲之者因疾皆愈惟於縣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
 崖郡國鎮上甘露華臣奏言天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
 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敬元神符五鳳甘露黃龍列
 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穰
 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拒推而
 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浸而無聞宜令太史觀集以
 傳來世帝不納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
 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遼有災異詔求直言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朕奉承
 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孛星見天水旱不節稼穡
 不成人無宿備下生愁怨風夜動思而智能不達
 符楚莊無災以致戒懼得真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
 變備尚可致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
 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罪有所誅 按鍾離意傳永
 平三年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
 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
 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時者皆在
 聖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罰為俗吏殺良人雖譴
 不紀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廉善之志至於骨肉
 相殘毒害彌深感德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
 難以力服先上聖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虎兕之詩必其棄者以人神之
 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慈檢萬機諒有司
 慎人命錢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

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爾出為魯相
 永平十一年奏瑞並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一年夏湖出黃金龍江太守
 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永平十七年以諸瑞並見告勅加恩天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
 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瑞集京師夏五月戊子公卿百
 官以祥物顯應進集樂朝堂永壽上壽制曰天生神
 物以應于王者朕以虛薄何足以享斯隆先祖光武聖德
 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
 無名欲飲占者人一級樂嘉孤獨寡寡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即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
 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脫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遵
 順

章帝元和二年以醴風龍見加恩字內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夏五月戊申詔曰乃
 者鳳皇醴泉嘉瑞比集七郡又郡再見及白鳥神
 雀三趾露醴嘉祥宗祏有承或班恩賜其天下吏爵人
 三級高年饒寡孤獨人一匹經曰無傳無事惠此
 奕何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饗五日賜
 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潯陽人富者布戶一匹
 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
 三匹合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
 三人九月壬辰詔鳳皇醴泉所見等部無出二年租
 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二十匹近者三匹
 太守三匹合長十五匹丞尉士之許云雖無德典

改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章和元年以祥瑞改元

按後漢書帝本紀章和元年秋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得遠化無疆康又九鼎六兩記惟人面鼎不準仁風期於海表威靈乎凡鬼區然後敬奉明祀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觀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風星仍集麒麟並降甘露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發哀老松几枚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禮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諸金城

安帝本初一年以災異詔求明習陰陽者以聞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本初一年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遘承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元顛振風夜竟已憂心京京問令公卿郡國舉實員方正還求博達聞不諱之路冀得至誠以警不逮而所封皆尚洋言無卓爾異聞其自察及郡國史人有通術明災異陰陽之度璣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術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大賞後嘉議以承天誡

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見詔公卿言事舉諫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率鴻業無以奉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於外郡長不知所裁數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

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朕答錄有所諱 按順帝

傳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事徵類通諸國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眚符以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運年衡流典政也陽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下勤日辰之惡溫三石之動思過當急務清祇祿方今時俗奢侈民風薄義大救者必於節儉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宜惟上典華文豐澤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興唯政本立運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未滿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為響自近及遠者也

本和元年以災異詔上封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本初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災食為重今日變方遍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舉公卿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雖有所諱 按周舉傳舉遷司徒校尉本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怨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殿觀殿問曰言事者多云謂公卿天子事及養成王祿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都侯觀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號諡於昭穆遷居者多謂宜如諸伯舉章曰昔周公有靖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都侯本非正統封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于猛不稱周魯子野不齊魯今北都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累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璜等七十一人同舉舉帝從之

帝建寧二年以災異詔公卿各上封事

按後漢書帝本紀建寧二年夏四月癸巳天風南徂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按後漢書建寧元年夏遠少府又拜大司農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落使百僚各言災異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中配龍騰龍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乘用則災禍為害故大將軍秉太傅陳事或志東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議勝並伏誅戮海內默歎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應天刀動成文武事忠貞未滅明有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廟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某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順復之報天子深納

奏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 按謝衡傳衡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順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衡與東海陳救元其公孫度俱對策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郎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違或則新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勝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辟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災感乎災美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災容惟懼之內邪信者為諫急意斥難以消天威臣又聞惟惡惟蛇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賈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宮中慈愍天心如有嘉寧之疾陛下當何面目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或欲遂至孝優孝和皇帝不絕齊氏之思前
世以爲其誠感爲人後者爲之于今以恒帝爲父豈
得不以太后爲母哉後神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方今邊境日寧兵革雖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降
下御書有虞恭燕之化俯思風慰母之念臣又聞
實賢之說必爾庸勸爾爾爾來小人勿用今功臣久
外未覿齊秋阿母爾私乃草大封大風雨應亦由於
茲又故太得陳壽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
見爾壽輔一旦棄其爲國盡忠動天下門生故吏更
並服其節身已任人百何願宜還其家屬解解禁
爾夫台宰重國會所舉之四公惟司空劉焉斷
斷首善惟昔者養教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
因災異更加黜黜微枝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
居政事處災變可濟國祚惟宋臣山蕞爾爾未達國
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臣伏惟陛下裁
其陳請左右其言出爲所脫府丞去官歸家
嘉平二年以災異觀見從臣奏七事詔納之
按後漢書皇帝本紀嘉平二年春二月南宮平城門
及武庫東垣屋自夏四月大旱七州雖冬十月癸
丑朔日有蝕之京師地震 按蔡邕傳初帝好學自
造學後得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獻者本願以經
學相授後得爲八及及工書爲學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侍中蔡邕樂於多引無行絕軌之徒並
待制諸卿門下進學乃皆謂小事帝甚悅之待以
不次之位又市小民爲宜悅孝子者復數十人悉
降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言是疾風傷樹損木地
震開棺掘墓之書又解卑犯境殺賊及民六年七月

制書引符諸軍臣各陳政事當施行以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則成傳改選所當施行以上封事曰
祇視無以成加臣聞大降災異執事宜王通早密勿
貽而謀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收人也
夫順乎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政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辛宰府
及備宋衣迎氣五郊而車駕轉出四時至敬應委有
司雖有解除者祇爲禱故皇天不悅顧此弊與輿輶
傳曰政行德厚風聲厚折木鳴地鳴易神安貞
陰氣懷則風聲厚折木鳴地鳴易神安貞
傷物故有時暴則虎狼食人食利民則雖蟲損稼
去八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起之祥舉犯
案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遠天文下達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長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一幸明堂月令天子以問立及季夏
之節遇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新豐年時廟祭
祀迫往孝敬孝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
宗所應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康寧宮內產生及更
幸小西廡生忌故見南郊祭未嘗有禮至於它
祀祀典具載豈南郊祭而祀祀尊故孝元皇帝帝嘗
曰祀之至敬莫重於於所以竭心親率以致肅敬者
也又元帝故事復中先典前後制皆推心恩顧而近
者以吏更任太史忘前敬之大任然之否拘信小
故以虧大典豈要善者善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幸三年不祭者謂士人教
諸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諸臣妾之衆哉自
今齊制宜知故典庶幾爲民之具 事臣聞國

之禍與至者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於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損引幽憂
賢良方止教類有迫之通意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
親政以來數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學之士以諷諫
省過修德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得政
德隆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途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
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實徒被諂諂
之徒遂使聖下結口其國正辭郎中張文前兩並狂
官聖德納受以賞三司臣子實於庭庭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最以勸忠事宜登海內博聞政路四事
夫向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別白黑也
伏見南州刺史楊震益州刺史廖芝涼州刺史劉度
各有公疾奸之心蓋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縱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程與下同疾綱綱繩繩莫相
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漢道八使又令
三公滿官舉事是時奉公者欣爲得志邪枉者憂得
失也宋詳斯議所以疑忌皆劉向奏曰夫統攝疑之
計者開善奸之門無不斷之慮者求端邪之口今始
開善政復得易足令內調度新政宜遣定八使
糾舉非法更舉忠清平章臺閣二公咸選德望最
優使知奉公之福益必使諸侯處實事式之世即舉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處實事式之世即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典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善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漸改餘日體
省極舉以游宴賞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清生競利作者靡其高者願引經訓風俗之下下

